



憂

路史發揮卷第四

論說十二篇

九合諸侯

佛氏太盛速天譴

益為朕虞 佛氏戒急

辨四皓

稷契攷

周世攷

夢齡安 竹書

路史發揮卷三終

魯周王者禮樂明堂位

獲麟解

後麟解

明微子

氏姓之牒

路史發揮卷第四

九合諸侯

廬

陵

羅

泌

事不白則教不成齊侯之為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葵丘之會言之也誠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又非其盛者乃若兵車之會則有之矣莊之十四年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之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年代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一正天下者也說春秋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而未始軟盟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

厚而愛民也仁其仁者如其仁之謂言如其所成就
是以仲之仁爾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公九合諸
侯一正天下翳君之力乎臣之力邪對曰譬之衣然
管仲制裁之隄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君舉而服
之爾臣之力也師曠倚瑟笑之乎公問焉對曰凡爲
人臣猶庖宰之於味也管仲斷割而隄朋敷前之賓
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強之臣何力之
有焉且君譬壤地臣草木也必壤地美而後草木碩
是以君之力也九合諸侯齊侯之盛舉也而夫子以
爲仲之力者蓋以爲齊侯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

纂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卿之
事故也嗟夫詩於衛存木底於秦取渭陽所以訓齊
晉之美也而桓文不存焉管仲霸者之佐也匹之伊
尹其器業正小矣而孔子猶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當其解桔堂阜而致
位乎上卿則綦之理舉賢能立四民而制軌里却子
華之計信曹沫之盟幹山海責包茅安衛文而攘戎
狄其功業固可尚矣佛者之事視管仲之功孰愈哉
夫不試乎冬之寒者不知夫春之暝不睇夫本之正
者不竟夫末之靡揖遜救焚誦詩拯溺揖遜誦詩固

雅事然亦何補於焚溺哉晨門荷祿不無用於世顧亦奚用於世邪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吾固不以是責歸馬放牛囹圄空虛此輩之所能歟約法三章外戶不閉此輩之所能歟捨棄麻社糧糞棄五穀而喂海錯語人曰彼以世間法我以出世間法吾見其大言之相悞也

韓子賓胥元削縫盟朋純
緣晉平公一云齊景公

○佛事太盛速天譴

俗人不可以爲大臣而俗士不可以爲史杞用夷禮春秋惡之謝靈運蕭瑀王縉之徒合辰殿庭膜拜廊廡此何爲者邪夫爲胡事乎朝著之間而羞惡之不

知可謂大臣歟梁武不道捨身同泰寺爲僧奴百官僚隸傾庫藏以贖歸之俄而閃電霹靂風雲冥晦焚毀其寺浮圖堂宇一夕蕩然及再捨身光嚴禪室而重雲殿浮仙花生忽皆震動三日時以爲瑞而識者固以季龍之事方之同泰佛閣七層寶飾大同十載震火畧盡更造未半景亂尋起此則上天明譴顯戒可以見矣當時史氏雖能紀其捨身之繆至於天戒之事則黜不錄豈非史官俗士怖于佛者一時妄福之說而沒之邪方武后爲薛懷義起功德之堂明堂此也其宗千尺佛像之隆度九百尺一準之偉逾于

千斛之舟小指之間。匿十數輩。僞圖血像。頭度二百尺。所觀者。溢郭士女。爭施俄而火起。像室延于明堂。以及寶庫。飛煙突漢。鐵律涿尺。半夕之間。不遺片批。風裂血像。分飛數百。然則非理之事。豈釋迦本意哉。在昔大順二年七月癸丑。汴之相國寺火。是夕大雨。震電有物。類毬塊而赤。轉于門。譙藤綱之間。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坱飛。又宛轉于佛閣之藤綱之間。亦既周而火作。既乃大震平地。數尺而火勢益甚。延及民。三日不息。而所謂日月隱。檐檻者。亦且燼矣。詳觀歷代。若此者。殆不勝記。是則佛者。果不能違理爲之福。

矣。蕭傲嘗言佛者可以悟取。非可迹求。質往煥爛珠。嫌的。變此敬。則所謂神怨人怒。禍積患生者也。奈何。愚俗不知出此。乃更崇侈。至於菲菲薄養。以爭趨而佞奉之。金碧輦飛。過於王闕。鎔金銷翠。單因民用。繇此語之。免禍幸矣。何福之爲。予憫夫世之士者。爲其誘惑流通。而莫之止也。故表而出之。以爲炤鑑。梁武事或見之。僉載隋志。亦稍及之。明堂夫順之時。亦微見唐志云。

因李白詩云。卽梁所建瓦棺閣。高四十尺。因山爲基。高十丈。影落半江。順義中脩之。曰吳興昇元。初爲昇元。今爲崇勝。虛舍。那閣。猶高七丈。

益爲朕虞

佛氏戒煞

或曰墨氏兼愛死不思之甚也墨氏安能兼愛哉先王之時鴻水平矣民粒食矣又從而教之墨者能之乎蚩尤平矣管蔡定矣又從而富之墨者能之乎夫害也去難已乎其愛之亦至矣亦可已矣而又富之又教之先王之心仁民而愛物者其有既乎吾之墨者之無是也非無是也實不能也非徒不能也實不知仁之方也不知其仁而徒曰吾能兼愛愛何從而兼之不能仁民而惟以戒雞犬護螻蟻爲之兼愛一何淺邪吁是時妾婢傳娼脩小廉以惑衆者先王之

戒殺不如是也夫畜者未有不殺而其所不殺者非畜也試以一劇之郡言之蠶毛鉗聚戶輒數萬孰不鷄孰不狗而孰有不殺之所狗哉彼墨氏者其亦果能戒之邪是以先王惟制禮以節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足迹不邇於庖厨而魚肉不及於廟闕豈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廟特牛而神得其饗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親得以養矣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取麇邪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太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而後天下之畜無妄殺也
爰復設之虞衡之官按其生育之時行山林禁澤梁
以及乎其可生者大寒降土執蠶發水虞於是講罟罾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
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禁罾羅藉魚鼈以爲夏稿助
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罾罟設罝鄂以
實廟庖畜功用也仲春之祀用犧牲而季春之月置
罾羅網罟罝之具俱不得出於九門之外材不祭獸
不以畋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擊不出罾羅
昆蟲未蟄不以火畋不探鷲不射宿不

罾不成禽不獸不中殺不粥償毋殺孩蟲毋食雛
鱗不尺不取彘不朞不設不剝胎不髮跳不成毛不
登庖毋麝毋麕不郊不蹊蝼蛄菟獾各有常禁而物
不失其性矣時方長養則野虞禁止其斬伐未至黃
落則鉄斤不入乎山林毋槎毋藥毋絕華萼不風不
暴不以行火而息被於動植矣此則先王博愛之實
也故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是真被於動植者也豈
若被之假仁義而繆設虛言也邪魏正光求帑藏空
竭於是有司請損百官齋客廩食肉之三一歲終計
省百五十有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世正五九

月格刑屠禁采捕月率十日斷宰割是不過緩死尔
賣狔售肉饒犂還筵茲固有善於彼假之不已鳥之
其非有哉雖然予之所以尤病焉者二喪壞先王之
風俗其害固已急而靡兵之氣厥禍爲尤大夫世不
能無暴亂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聖
人之所不能去也非惟聖人不能去之雖天亦不能
去之惟不可去是故必立之威威立而暴亂止矣威
之不立則將無以禦暴而適求侮古者婦人不入軍
中凡以其靡兵之氣而將無以示威也噉欲谷曰寺
刹之法教人柔弱非用武之道不可衆置語毘伽曰

突厥人寒而皆習武唐兵雖多無所施用凡以是也
厥今佛者其靡兵之氣也甚矣士有壹爲其說輒威
索體解而不可用然則予之所以病者焉是非惜乎
兵也惜其兵氣之靡而天下之禍起也昔者黃帝之
初志於求仙愛民而不戰於是四帝共起而謀之然
而黃帝克自悔禍澤兵稱旅以威不軌而後天下始
復定夫以黃帝之明且聖猶幾不免而况於不黃帝
者乎明皇之始賢人佐職事無不舉納姚崇之議削
中宗之僞濫者萬二千數是以天下太平海內克富
柰何帝以中人之性不能保之於是終天寶之末廣

鑄金軀度僧造寺舍前日昭昭已效而甘心乎未來
昏昏虛妄之說於是祿山之亂乘弊而起陵遲播蕩
幾于不振黃金之像不可以助威福繼堯之流不足
以應兇虜而生靈挺血之禍已徧於寰宇矣故凡言
不殺者是必馴致於大殺而後已此齊梁之殺伐之
禍所以尤毒於戰國者兵氣靡而威不立也吾不知
齊梁君臣奉佛尊經與夫護戒禽蟲之惠可以贖其
殘威致寇葉師衎國之寃也邪吾故曰使佛者能去
其君臣而治絕其兵武而安則其教無不可立也予
見學者不知先王之道大佛者之殿皆以為佛

道廣大而能善惡又故因先王虞衡之意而備說之抑
將以廣其見

辨四皓

揚雄云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代之所
謂四皓者園公一綺里季二夏黃公三角里先生四
也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
善媪士弗至迨帝為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
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既去弗復見後俱
葬于安陵太白所謂無沒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
今京兆藍田軹及上洛商東顛俱有祠廟或云為秦

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為司徒園公者園公也其本園姓而崔其所贊亦謂四皓為秦博士然質之傳四皓當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見其為博士且漢世無司徒元壽二年始置大司徒公亦何自為之此稱繆也雖然四皓之名言者不一如園公在在史記以來漢書法言諸所記載俱作園公洽聞記作郭園公贊與仙傳拾遺又以為東園公角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及漢紀仙傳作角蠡而魏子作祿里是特音相假耳

角有祿音故孔太記錄中康成謂當為角類達云

相近顧野王切敕字為所角翻知昔人直作桑音世不能明妄有從刀從人之分項太祖皇帝問崔儼徐以李亮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人或云加加對曰臣聞刀用為角一一人俱不成字此亦據東晉志李匡文辨之儼徐誤也

至綺里季之與夏黃公則畢文簡特

以綺里季夏為一黃公為一蓋以逸少淵明子美有黃綺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間二子而言之而夏黃公在崔氏譜老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黃公則不得云綺里季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夏里綺里祿里三姓夏里云出四皓河內軹人則文簡之說正為失之往歲商於人有得四皓神胙机者乃有綺里季與

角里之神坐則夏黃公之自爲名益可知也神胙刻
更有圈公神坐及圈公神坐机字正作圈而顏師古
正俗引圈稱之自叙亦云圈公之後則知圈之爲正
抑復攷之四皓姓諱有大異者在陳紀里志則圈公名
庚而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園中因號園公或云姓國
名秉與軼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里黃公爲友秉庚
字轉是亦稱園公爾故風俗通云四皓園公本亦園
者夏里黃公姓崔諱而角里先生則後秦伯之後姓周
夏里黃公姓崔諱而角里先生則後秦伯之後姓周
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號爾淵

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四皓之刻始見
於黃伯思董道繼見隸纂爲不誤也三輔舊事玄惠
帝爲四皓作碑于隱所則知神胙机俱當時所刻者
或云圈公姓韋韋口聲也國口意也殆瘦辭云

風俗通云

圈援也從国表声今市語韋氏爲圈家

稷契攷

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於人苟
可以傳者不求同而矜異也堯契弃之爲學子明矣
而諸儒皆疑之以爲契弃既皆堯棄堯在位百年則
皆百餘歲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久有賢第不能用

至舜且未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
昆弟而為國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即按內傳史
克之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
杜預謂為高辛之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穎達等以
為稷契皆在其中謂去聖遠信其言為高辛之裔非
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學傳十世堯及稷契皆
不得為學子亦不得為兄弟誰氏亦疑契生堯代舜
始卒之必非帝嚳之子
曰謂其父微故不著名且其母有娥簡述與宗婦三
人同浴于川亥鳥遺卵而孕之則非嚳之祀不知郊
川之予觀堯之繼摯也契弃既皆已用之矣傳稱堯
以契為司徒弃為農師及得舜為司徒然後以契為

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

上文每言稷仕堯為司馬而
伏氏書及呂春秋皆云堯使

弃為田按田乃古農也字充舍子故文子淮南子皆
云堯之治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稷為大
田師乃大農師也按褚生叙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

為有湯也命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
哉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為堯皆舉用而未
有分職傳記之說略可見矣惟於書無聞爾夫書於
堯最為粗略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焉在位百
年所得而知者惟分命羲和臯繇試舜數事而已
及舜受禪則復以契司徒弃為后稷又其官任皆出
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况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

則固堯為政也。甫刑云：三后卹功，茲正堯之所命。然則稷契之仕堯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惟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爾姜嫄，曾不及學。劉向叙列女傳，履迹吞乙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簡翟，乃謂有娥之佚女，則姜嫄果為帝學後十世之妃，吹求微類，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學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學子矣，何所疑邪？曹植贊嫄，狄云：學有四妃，子皆箋詩始疑於婦，遂以姜嫄為帝學之胤，走承天經，鄭氏然注，禮檀弓則又用帝系之文，亦自異矣。昔有娥氏有二女，長曰東逝，次曰建庇，東逝為學，次妃是為

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學何宜乙鳥致貽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弓遭乙鳥而致貽，夫古書之存者，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為可質其言。簡翟未嘗不及於學，何嘗有十世之說哉？貽一作昨，古貽貽亦通，故用楊震碑

貽貽三魚嬉，繇漢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惑之，饗非褚先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湏人而生也邪？夫以嫄翟信在堯朝，則亦信似無歸之子，果為佛女，抑何從裡配於襟官哉？伏閼美也，與妹同，誠緯之言，信亦繆矣，如言五帝三皇皆有感而生，然非感于郊，則遇于野，甚者越在夷瘠之鄉，若數千里之外，豈首王之妃，后而卒彼曠野者，又其所叙之迹，皆有似淫奔

之事斯所以為難信故學者之學正不可爾僻又可責詳於經乎彼其猜之多予故辨之細

周世攷

禹為夏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比日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敘弃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闕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踈脫甚矣夫繇堯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之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攷之信書不啻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

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啻而

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啻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

后稷封邠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

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

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

曷不諦之如是邪凶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

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婁矣傳云大王宣其父去公劉

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才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

時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

生台爾雲台爾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

台爾農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為稷子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則世本史記所為信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為公劉也邪？即稽世本不窋而下至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世而得遽而盡之哉！甚矣系謀之難理也。載紀左方。

不窋生鞠是為鞠陶。傳云有文在手曰鞠。生公劉，公能脩后稷

之業，民保歸之。周道繇興，生慶節，始國于邠。生皇僕

皇僕生弗差。或作差弗非弗差者猶難言大奈云。弗差生偽，隄即偽

隄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師，稷者

周人報焉，是生佚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繼

生，公叔組紺是為祖類，祖類生諸懿，是為太公太公

生亶父，是為古公太王，生泰伯、仲雍、季歷三人，凡一

十有七世。祖類即公叔組紺世表之叔類，而人表曰公祖是為祖，庚亦曰公叔祖類祖紺也。云

云先公祖紺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圉佚亞圉侯又以公叔祖類諸懿為三人繆矣。按世本云

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祖紺諸懿，太公如妃

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夷，埃亞

圉皆高圉子，雲都乃亞圉之弟，其世顯甚。故杜釋例

云高圉僕窋九世孫，而史亦以辟方侯牟為皆二

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方侯牟雲都諸繚至皇
甫謚遂以為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蓋牽於單○
稷公十四世之說摛之而合二人以為一爾魯頌正
云后稷之孫實為太王而閼宮詩明謂姜嫄先妣是
后稷太王之大夫而姜嫄為周公之母矣其得括邪
傳記昆侖之虛五色之水出其四陬乃皆數千里外
故善學者惟不以章句泥也子知通之於先王之書
也何況周世之末邪

夢齡妄竹書

六經之書惟禮記雜而多妄夢齡之事殆同識緯之

言前哲多非之而心疑其說予嘗攷之信書武王之
壽烏有所壽九十三邪且以武王少文王之四歲文
王崩服未終而伐紂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相出
八才七年是文王七歲而生武王也况復武王乃文
王之次子則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才四五爾此
其必不然一也外紀注文王十二而冠十三生伯邑
考引左氏冠而生子之文大妄按文
王九年大統未集武王欲繼志伐商故不改元十一
年伐紂乃武王之三年十三年乃武王之五年也克商二
年而崩世紀紹運圖云武王七年蓋計大誓十三年
之文自九年至十三年為五年也伯考乃文王之嫡
孫也且以武王之崩成王方居襁褓豈有九十之年不
見嗣自踰于衰老而始生育者乎夫聖人之異於人

者智識爾其精華數至則與衆無以異此其必不然

二也按攷周公祿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為核鄭玄乃謂武王崩三年周公始避居東時成王年已

十三居東二年王年十五公乃反而居攝七年致政

成王年已二十有一皆妄也夫禪者不過一二歲子

爾孰有年逾幼卒而尚資禪者我公之疑成王年已

志李豈復侯公之攝七年哉有據云武王之崩太

子始生是為成王周公攝七年王才七歲夫武王克

商二年天下猶未定而遘疔毒疾子少國危大臣未

公於此時正患天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故為三

壇遂以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滕以俟事變之定時

王雖以少廖然亦尋不起武王之崩成王才一二歲

是以周公攝政而四國流言理皆可以見者夫四國

流言而公居東不知何載而去以為武後三年居東

二年罪人既得干後不知幾年公乃為詩以貽王天

大雷電王弁以啓金滕恍惚書以沙則亦恍惚而

政理有不俟攝矣而反以為年十五而公始攝之

尾衡決其足信邪夫以金滕著少廖之語者持以

公至誠之應而孔子存金滕之篇者所以表公之

克不必旁搜遠摭而後可知者也男子十六天任至始有生育之理人

年五十四罕得其實然則與汝三齡渾儒之妄斯可

見矣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言之無質而必然者有聞

之如實而必不然者矣故嘗言之武王之政皆非七

八十翁之為然者意者文王之崩知武王位壽之不

求而付之速集之託邪其云吾與汝三者豈非謂於

尔王克不信金滕之事而反信九齡之說亦可謂觀濯水而迷清淵矣

是皆理之所可

十而數絕矣錢公輔語王按石云武王聖人八十尚無太子益繆

按竹書紀年武王

此齡字若有之武王不應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別有說徐

竹書乃晉太康二年魏人

茲謂古無

不準盜發魏安釐家所得古書也。綽有事實惟其舛駁不純世頗疑焉。抑載攷其尚父致師周師自誓至于罷兵與武王徵九牧史佚典九鼎若度邑等事俱見史遷周紀美男破舌縵縵奈何等語明引於戰國短長太子晉等事見於王符著論而少昊之證備於張衡之集則知漢世其書猶在而人罕有傳者。子華子曰五之君歸不于周始有蒲壁以朝作程典而今程典猶見其書。豈盡出後世哉。班固志書古今書外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以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文尤爾雅非漢人所能為也。不讀為平音不姓準名也見姓書嘉話云姓石

定其名狀文檢

自作石準下皆非

層用王者禮樂明堂位

士之不學古我之知矣。智者不屑於稽而昧者不知其所以稽也。層侯爵也。而設兩觀作五門備六官而賤三國立太廟建明堂乘大輅設弧韜旒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季夏禘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專用犧象山壘俎用梡厥鬱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彫簋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王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君亮冕立于阼夫人副禘立于房

中君肉袒迎特夫人薦籩豆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
大雩帝夏初冬蒸春杜秋省而遂大蜡復廟重擔刮
楹達鄉崇坵出尊康圭䟽屏木鐸振朝玄輿和表納
四夷之樂於太廟此何爲者邪求之先覺則皆曰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保之以踐祚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服七年歸政成王尊周公故賜之以天子之禮
樂以廣魯於天下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則賜以人臣
不得用之禮明堂位之說曰昔者成王以周公爲有
勲勞于天下賜以上公七百里加之四等之上使燕
十四附庸而用天子禮樂吁有是乎天下有

道不可得而易仁義禮信士之所當爲孝者人子之
所當爲而忠者人臣之所當爲也是故事親子而事
君若周公者可也臣爲忠子爲孝豈有過外而臣子
所不能爲之事哉世道衰教不明於天下而忠孝之
等必是故一有獨行則指之爲分外於是始有冒教
濫典越禮樂而不知所爲惟學士大夫習於亂說不
果決擇則又從而申之豈識先王之意哉禮天子禘
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而
祭天惟王者後此不刊之典也非天子非王後雩帝
郊天抑何典邪帝者帝之禋也是故不王不禘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則魯顧以享帝
為宜而不知其非矣太廟天子之廟明堂王者之堂
也而顧用之其合矣乎季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
為欺天而曾子且不忍以季路之簣斃公而以王禮
葬於汝安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齊侯之
周公也而葬之不侯禮三歸反坫聖人猶切斷之以
王者之制而魯用之然則三家以雍徹舞八佾旅泰
山而禘禘祖厥有繇矣傳曰季士大夫則知尊祖矣
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大夫有喜省於其君而子裕及其高祖
諸侯有喜省於天子而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周之未
造非太平制名器
正上下之分也公庭之地百里伯七十里此周公

之制也天下不敢不守而公十兼之是自為法而自
弃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
也而儉於百里於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固未嘗越其
制也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
則仲舒亦以為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
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
謹於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
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
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
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用

之類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無冕璪有不自於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惠公之請繇平王世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

呂氏春秋以為桓王

使史角往非也桓公立於隱公之四年蓋平王云

明堂位或者疑為戰國妄

士僭君分謗之所為書豈為言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試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夫桓公弑隱而自立矣其仲

殺子般弑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君臣嘗相殺矣躋僖公立煬宮從祀先公丹楹刻桷而致夫人不告朔娶同姓而大夫宗婦覲用幣則禮嘗變矣禹仲子之宮繹襄仲之卒則樂嘗變矣伐宮獻俘用人亳社則刑又嘗變矣兵甲作田賦用則法非不變也初稅畝舍中軍則政非不變也祠爰居鼓大水矢魚而觀社則俗又非不變也未嘗之言殆誣魯者而予未嘗疑之矣飽田厭索然後知非夫子不能作夫魯之作無禮非一節矣顧未嘗不以成王周公為解當時之臣蓋亦有知之矣是故書也設以

明堂之位而繼之以其所僭中之以三代之服噐官
魯無用之而後結之以未嘗相變相殺之語其貶薄
之意亦深矣出游于觀固所以甚嘆魯禮運禮器傳
記之言豈蚩儉之藝語哉魚目猶疑且攷信於大傳

獲麟解

魯哀公十三年冬春秋書有旱幸於東方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歸愚子曰盛哉聖人之言也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春秋不作天下何繇知有東周
乎春秋之爲書予既已知之矣始何爲而書魯隱平
爲東周而設也終何爲而筆獲麟乎爲東周而設也

周自后稷公劉積功累仁八百年而王業成太王肇
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其辛苦艱難可謂至矣文武
不幸以幽繼厲顛覆宗周幾於不臚平王之立周室
東遷是歲秦始皇列爲命侯受西周之故都方平王之
東轂天下之人引領以期其中興至隱公之元年平
王在位四十有九年矣論其數則過矣攷其時則久
矣而竟不能西歸諸侯僭大夫強禮樂刑政侵尋隳
廢如不可復故孔子作春秋於是始之刪詩則次王
國之風叙書則次文侯之命著東周之不復興也夫
雅者朝廷之樂而風者國土之音也文王之詩列於

二雅其政惟可見矣。黍稷流於國風，仲尼何容心哉。命者天子之所制者也。成之於蔡康之干，畢稷王之於君雅，皆一出而下敬命。至於平王，制命于申，天下莫知有周也。當其象犯跋塊，一命文侯，而邊有弓矢之貽，繇是征伐自諸侯出。黍離欲復雅，渠可得邪？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隱公立三年而平王崩，聖人之意不難見也。自是以降，生民卒癩童亂，皆知無復春秋未作時矣。下及正沔，日以陵遲。三十有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文之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

大原。春秋之書孛，皆辰次。此何爲而東之邪？桓之四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之書狩，皆地名。此何爲而西之邪？且之二者，繼書而終，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昔者成王定鼎郊廓，以爲東都。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爲西垂。大夫地故堯典之西也。東遷之元年，秦始皇強大，逐犬戎祠西時，號曰西秦。而東西自此分矣。曰東曰西，時之所知，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春秋之爲書法，不諱瑞麟，曷爲而書哉？以出非其時爲聖人之應乎？則聖人之著述，豈自爲邪？聖人之意實不在於是邪？夫麟王者之

嘉瑞也。字慧所以除舊而布新者也。除舊于東而西
獲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拭面泣沾袍遂放筆而
稱吾道窮嗚呼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奈何腐爛之儒
爲之說曰聖人之所以聖非淫巫瞽史若也何滑滑
焉惟未來災異之推邪是不然夫推言禍福以搖人
惑衆者類淫巫瞽史之爲聖人固不爲也至于感而
遂通遂知來物是乃聖人之餘事而興亡治亂者聖
人之至切者也奚爲而不感邪若昔柱史儋之如秦
也語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合
十四年而霸王出位出尾箕之際經大徵掃東井太

史張孟亦告符堅謂不一紀其有秦後二十歲代
目滅燕是則先時之告也不然書者帝王之典而秦
誓諸侯之書也書何爲而終之悔過自誓我不敢知
于述路史既及春秋之所以始終感麟出之非時作
麟諸

獲麟解

或曰夫子之解獲麟辭則微矣而謂孔子知秦之必
繼周者則似不然使孔子知繼周者在秦則於周身
之防宜無不知者矣然一出而圍於匡拔木於宋窮
於陳蔡削迹于衛奔走乎一十二國役役以終其身

是則今之不知命者然也命且弗知而尚奚秦之知
曰不然惟其知之此其所以然也問者或曰是何夫
子之給誑我也世固未有知禍弗避而故即之者曰
謂禍可避此中人以下者也聖人知禍之弗可避也
故必身從艱棘以晒其致匪自己而猶或可濼也若
以今之不知命者爲之則必敗於匡必敝於宋不蹶
於衛必勃繆於陳蔡矣代之以顏淵陋巷自樂而
無跌宕爲勝於孔子正是見也昔唐鄭虔之爲學也
有自滄州來師者曰鄭相如嘗謂虔曰孔子稱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豈惟孔子僕亦知之因言天寶之

未當有大亂而先生當污於賊惟守節宜可免齊柳
世隆一日目典籤季黨索高齒履筆於簾旌曰永明
十一年因流涕曰永明之元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
齊亦於此既矣厥後皆如其言夫以相如世隆之說
不繆則知孔子知秦之繼周也審矣唐盧齊卿之方
幼也嘗訊來詳於孫思邈思邈告以後五十年位登
方伯而吾孫爲屬而張焯藏之告將儼亦謂繼此二
載官掌武于東宮及免而厄於三尺土下六十一而
刺浦十月晦而祿竭厥後思邈之孫孫浦始生逮齊
卿刺徐而溥永于簾儼後亦以失職塌於高麗土窟

者六年六十有一刺蒲而卒事之契言皆不違其畧
夫以齊卿若儼一介人臣而猶災祥之不可移如此
况國之大事乎夫書非始於堯始於舜不終於秦終
于周世不知也方孔子之自齊反也攝魯相事齊景
公患之於是內犁且之計歸女樂之計氏而孔子行
始也適衛既而靈公並載南子招搖都垂於是趣宋
適鄭如陳會晉楚侵陳爰過于蒲蒲人止之乃復適
衛將之於趙聞鳴犢殺屈河而返遂復如陳及蔡楚
昭將睽而封之于西甌之還復于衛亦有意於衛矣
而靈公者老无荒怠也違夫子詭而違陣退命駕而

行衛人止之會齊伐魯魯以冉有之言而迎請子於
是自衛返魯盖春秋六十有八矣

按左氏傳孔文子將攻大邑於仲
且曰胡篋之事則嘗李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
命駕而行文子止之將止魯人以弊召之乃歸與論
語所載盖一事也按子以敬王二十三年去魯時年
五十六三十五年復自陳適衛居外凡十有三年哀
公十一年季康子逐公華公宿公林以弊迎子乃歸
魯凡兩至陳蔡五至衛世多失其經行之次故著之
年運而往始傷卒老而不得載之行事乃刪詩定書
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以為萬世之臚法返魯盖六
年而坐蓍之祥作其懔懔於數篇之空言可知矣百
篇之書皆帝王之大訓而特置秦誓於其末是誠何
意哉臧之屋壁謂之不知秦禍不可也焚燎之酷雖

知不免猶不敢廢人事焉爾是故畏匡厄蔡禍也乃
不憂已之喪而憂文之喪然則匡蔡匪子之畏厄而
秦燦爲子之畏厄也審矣若以爲重繆公之改過則
彼時要服之荒君至死而猶用其良而何以爲改過
乎嗚呼小白一霸而陳完來魏丕受禪而仲達舉服
卒之歲劉季肇生齊滅之年侯景載孕而建元吉
遇害之際正武氏之首胎然則東遷之年西秦始命
雖蒙且知之矣彼夏書之後繼之以湯征而商書之
後繼之以西伯戡黎皆剝膚之漸也然則繆誓之接
於周襄或爲成湯西伯夏商之異姓而繆周公之異
母曰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而已

明微子

賢者以一身爲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
潔身而去之者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弗之或察又
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後世而姦
人倍叛得以迹其誣而資口實豈可謂不幸矣微子
紂之庶兄也其去適也蓋以紂錯天命執事將至而
將不免者於是不忍坐視其壓不得已而去之故孔
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

以爲挹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教諫不入
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
後商太師少師挾祭樂器以奔周武於是乘以東伐
二商二師初不明誰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爲太師庇
少師強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者而非箕子微
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於
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古史遂正以爲商紂
之亂微子即持祭器以降于周果可實乎夫微子之
去也豈苟然哉其謀之箕比也熟矣故其言曰我其
發出狂吾家老老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出迪

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久矣其所以遲吾行者特欲二
子之一言鍵其決爾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
所謂遜於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遜荒野以自免于刑
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箕比微子
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之不
道固不得而苟去今也即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
子固恐一旦盜先脩夜則無以穀先生而欲各盡其
忠以自獻者顧忍以先王重器適他人乎紂雖暴虐
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
天屬挾彝器而屬之異姓之仇者覲成敗豈不戚此

項伯之所以爲利鄉里自好者有所不爲而謂仁人爲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周將有益於國乎抑無益乎使周而成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之祀武王其肯絕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遽挾此危亂不詳之器以趣新造之邦祇以蒙詬而貽戮曷補於國辱其身無益宗國雖甚戇有不爲而謂微子爲之乎方商佔危微爲重親使潔身以去之則爲仁若奔商而歸周則爲叛謂仁人者決不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而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甚冰炭也況以重惡歸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克許

許子面縛啣璧衰經輿襯見楚子楚子問焉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板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周在商之既滅而祿父已封之後其去適也蓋當邦之未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遜去者特以跽伏隱晦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爾及紂不悛箕奴比死武一舉而踣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於聞也何以覲之微子武庚尊卑賢否正相邈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賢而呂望周公魯相之二子在側詎肯捨長立幼弃

賢而植不肖以遺後世之憂哉蓋武克商急於大義未及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即武庚而立之未暇於微子也及夫武庚已國微子始見於乃祓而復之微暨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去就正如是也面縛啣壁嘗有祭器之抱持哉雖然遷史本紀以為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死而後箕子奴於是太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佯狂為奴比干見其奴乃諫而死於是太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其先後正衡決與孔子之言學者固折衷於孔子然而賢

者之去就有未大明則將有以資亂故併獻

氏姓之謀

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氏族之謀別自一家也是故有內傳有外傳而又有世本之書不可節也太史公作史記乃以其族旧之逐國與人天下謂之紀傳於是事類始有弃大而錄小太史公可也而自固以下不之能改是為得與歐陽子之紀唐氏也爰表世系蓋欲景文之為臣而世不之知遂使宰相宗室至今異傳諒可嘆也予述路史歸既天下之氏姓而特異高辛氏族姓之多及為之紀而復歎後

世氏族之不講也夫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繇叙風俗之所繇篤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或忽之使不明焉然則俗之澆惡豈惟民之罪哉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曆之書及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爲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亂不可得矣武爲螻揚爲梟蕭爲蝟孫爲厲此惡號也亦必有繇焉王爲可頰李爲徒何楊爲普陋如而蔡爲大利稽此夷語也然而猶可稽也奈何氏姓之書不知其繇乃復妄爲之說如以雙姓爲出家雙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軍本冠軍皇本三皇兒因語兒終

因終春則自於春申有則自於有巢居本於先且居西本於西門豹謂爲匠屨之變謂爲冷倫之訛芻因於牛哀之食芻茲因於才子之宣茲審出於面勢之審曲此何典故又若以童爲出老童而洪出於共工其出商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實系出累祖暉出於暉叔季載而卑本於卑耳之國其妄繆可勝駭邪上世書必同文而後世儒流視爲小伎漫不之習無惑乎氏姓之失其統也且以山名非必從山鳥名非必從鳥草木之名豈皆傍施草木虫鳥之字奚必則設虫魚是則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甚少今也不原

氏姓也尤敏系此不得不紀也予述路史又綴國名記
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循而索之則民德歸厚矣
豈徒區區之虛文哉

